

# 村里的路

□王现伟

我出生在漯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里，村子不大，民风淳朴，风光天然，有“绿树村边合”之境。美中不足的是，交通不便，路况太差，“旱天一身土，雨天两腿泥。”要是能修一条柏油路，该有多好，这是村里人祖祖辈辈的心愿。

从记事起，每逢下雨天，小孩子只能待在屋子里“望雨兴叹”，因为路上全是泥水，那时全家只有父亲有一双黑色大胶鞋。村里没胶鞋的大人，就用木头制成鞋子大小的小板凳，下雨天便“穿”上小板凳出门。爷爷曾有两只这样的小板凳，晴日里常被我们当成玩过家家时的道具。

等我上了小学，晴天还好，上学的路上身上会沾上土，但乡野的孩子，哪个不是泥猴子？但到了雨天就犯难，下点小雨吧，全当洒水了，稍大一点的雨，走在路上便是两脚泥，骑个车子泥瓦里会塞满泥，让人寸步难行；碰上暴雨天，路便成了一条奔腾的黄河。所以，雨天常为上下学苦恼。尤其遇到个大病小灾，急着去诊所却苦于路难行，让人苦不堪言。

我七岁那年发高烧，村里诊所治不了，医生让父亲把我尽快送到县医院去。“屋漏偏逢连阴雨”，那正是

个暴雨天，母亲背着我，父亲扛着自行车，就这样一直从家里走到大路上。走到医院时，医生很严厉地责备了父亲，孩子病情严重，再晚送半天就很可能转为败血症。我在县医院住了近十天才渐好，父亲对这件事一直很自责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村里决定修路，村里人都无比兴奋，奔走相告，发自内心地踊跃捐款。爷爷说：“修路好哇！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路修好了，财神才会来。娃们上学也不愁了。”全村的人不论男女老幼，每人都捐出七块钱。只用了不到半天时间，钱便收齐了。修路，是当时大家共同的心愿。

靠着每人捐的七块钱，再加上大家的齐心协力，村里的第一条柏油路很快就修好了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夕阳漫天的傍晚，一条笔直的柏油路宛如一条黑色游龙，从村子中心一穿而起。村子沸腾了，大人、小孩、老人，甚至小猫、小狗和鸡鸭鹅都来到柏油路上，有自行车的推着自行车来，没自行车的就在柏油路上来回走着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笑。

我也推着父亲的自行车来到柏油路上，从路的这头骑到路的那头，再骑回来，风灌进我的衣衫，周围有蜻蜓在飞。

村里只有一条柏油路，其他路还是土路，人们雨天出行难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解除。路，必须还得修，必须要把村里的每一条路都铺上沥青。2003年，我上高中的时候，这个愿望实现了，村里的每一条路都成了柏油路，不止村里，与邻村连接的部分道路也都修了柏油路。路修好了，还开通了公交车，到市区只需半个小时。交通，再也不是村里人心中的伤痛。节假日自驾回家，一路通途，内心一路欢歌，这是没经历过泥路之苦的后辈所无法想象的。

前几年，各家各户的门前、巷道都铺上了水泥，下雨天，淙淙小溪流淌，地面被冲刷得格外干净，雨过天晴，水泥路很快就干了。曾经的泥泞之路留在了所有人的记忆里。

欢迎踊跃投稿  
投稿邮箱:370707276@qq.com



◎亲情无限

# 父亲的唠叨



□韩国强

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爱唠叨的人。是在他不厌其烦的唠叨声中长大的，日出日落，年年月月，从小到大，饱受着被唠叨的苦楚。

父亲没完没了的唠叨是从我有记忆时就有的。小时候跟随上班的父亲在镇上上学。早晨，我刚背起书包，他就唠叨开了：“上课好好听老师讲！放学不要在外面疯跑，早点回家！”我极不情愿地“嗯”了一声，逃也似的飞奔出家门。放学后，为了逃避父亲的唠叨，我到处游荡，直到太阳落到西边的地平线，夜幕降下来我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家里。

一进门，父亲便问：“今天在学校又淘气没有，学什么知识了？老师讲过的课，都会了没？”我瞥了父亲一眼，气呼呼地拿出作业本写起来。还没写几个字，父亲就扳着我的头说：“头抬起来点，别弄成近视眼！”我嘟囔一句“烦不烦啊！”便一把推开父亲的手，我满腹怨言又不敢吭声。心想：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唠叨的父亲呀！

上中学时，我便经常找借口，晚自习不回去吃饭。一天晚上，晚自习刚开始，在我临近的窗户边听到有人叫我乳名，我抬头一瞅，脑子便“轰”的一下，原来是父亲的身影。他向我摆摆手，示意让我出来。“烦不烦啊，竟捧到学校来了！”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冲出教室，正准备向父亲大吼，以此释放心中的不满。“我是来给你送点饭，冬天冷，不吃饭咋行？”还没反应过来，饭盒已放在我手中，父亲也消失在寒风的夜幕之中，留下我站在原地目瞪口呆……

参加工作以后，父亲时不时还会唠叨几句。他只要来到县城，啥事不干先到我住的房间里查看一番。“看那衣服放的，不叠整齐找件衣服都难。”“吃完饭，要把锅碗放一个地方，一个人也是一个家呀！”我第一次体会到父亲的唠叨声不再讨厌了。

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父亲不知怎的，唠叨声在我耳边渐渐少了。直到2000年，弥留之际的父亲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工作一定要认真，不贪不占公家的便宜，做一个正直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父亲的气息就渐渐微弱了，此时我是多么想让父亲唠叨下去呀！直到他的手彻底松开，我才彻底明白这个爱唠叨的父亲走了。我再也听不到这“烦人”的唠叨声时，却是那么悲痛欲绝，撕心裂肺而又孤独无助……

随着女儿、儿子的渐渐长大，每当孩子们不好好吃饭，天冷不穿厚衣服，不按时回家，尤其所做的事不合我意时，总是要说几句关心的话。我担心孩子们冷与热，担心吃不好睡不香，担心贪玩学习上不去，担心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可是，每次向孩子们提出这些善意的担心和关爱体贴的话语时，得到的却是一句冰冷冷的话语：“爸，你有完没完？别唠叨了……”

孩子不知我的苦心。有时，赌气真的不想管教他们时，脑海里却又出现“责任”二字。为人之父，不关心孩子，还叫父亲吗？这时，我才意识到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其实，每位父母的唠叨都饱含着对儿女们深深的爱。

◎往日情怀

# 指甲上的红月亮

□贾 鹤

看到姥姥院子里的指甲花开得正好，忍不住摘下一整朵，在手指间揉搓，皮肤上色快，拇指和食指很快就染红了。我喊女儿过来看，告诉她这种花有染红指甲的魔法，摘下一朵团搓出汁，覆在中指上，顺手摘下一片豆角叶子，像包粽子似的把中指密密匝匝地缠起来。

幼时乡下人家院子里大多种的都有指甲花，我们那里俗称小桃红，这花好养活颜色又鲜丽，还能讨一家女眷的欢心，随便檐前廊后都植上几株，点缀成农家生活平凡里的葱茏。小桃红应该还有一个艳雅的名字：凤仙花。这名字就像梳洗齐整的大姑娘，含羞带笑，还有点自命不凡，说不定还有点零落红尘的自伤自怜；而小桃红就皮实多了，像我们邻家的野丫头。

小桃红是乡下孩子为数不多的臭美神器，不必等到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给你视觉冲击，不经意间从女孩子新染的指甲中就看到了花开正艳的季节时序。如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宿命，小桃红在人类的阅历就是带给人们指尖的惊喜。

最热闹的是包指甲的晚上，大人小孩儿齐上阵，我那时住在大姨家，我和表妹把几株开满花的小桃红全摘下来，看着那么一大捧花，揉搓到最后只剩一小团。包指甲最好用梅豆叶子，心形叶片大小合适，叶面光滑。乡间夏天的晚饭一向吃到月上柳梢，夜凉如水清风徐徐，总算到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，大表妹、小表妹一个个叽叽喳喳的，终于到我们的娱乐时



间了。

我们仔细从花泥中捏出一团覆在指甲上，顿时指尖上的凉意直达心底，再用梅豆叶子精细包裹，最后用线绳缠绕固定，这古老的美甲工序就算完成。十个指头都重复一遍这样的操作，一双粽子手新鲜出炉，只等一觉醒来，手指上满园春色。

说来好笑，不包指甲的晚上总是一夜无梦一觉天明。包上手指甲后，这手就矜持得无处安放。怕弄歪花泥，怕带的绿甲套辗转时掉下，梦也做得不踏实，一夜里醒上好几回，看看窗外，埋怨天咋还不亮呢？昏昏沉沉的一晚总算过去了，早上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猛然发现心心念念不敢乱动的手指套不知何时掉落了两个，露出指甲初上色的一抹昏黄，像一枚小小的红月亮。懊恼着没有熬过一晚上的圆满，急不可耐地揭开剩余手指上的

最后面纱，淡淡的红晕跃然指上。对着亮光左右欣赏，姐妹间相互比较色差，农家小院里笑语盈盈。剩下的一天中，总想时不时抬手看看这指甲的颜色，心也会没来由的雀跃，仿佛经这手做的任何小事都笼上了色彩的镶边。

学校里包红指甲的女孩子极多，相互比较间也了解到怎样更上色的诀窍，可以事先把指甲刮掉一层，磨砂的指甲面更容易着色；也可以在花泥中加明矾，化学分子间的合成让染色红得更浓重；还有就是个人指甲的本质差别，乡下俗称水指甲和竹指甲，我的指甲就是那种最不容易上色的水指甲，通常别人包一遍指甲就会娇艳欲滴，我的染过一遍就像雨过地皮湿，但丝毫不影响我每次包指甲时卷土重来的喜悦。

坐在姥姥家的门前，看着姥姥姥爷和女儿玩笑对话，在她的笑闹中忍不了小桃红汁液渗透甲面的静寂无聊，不一会儿就去掉了甲套。“妈妈，真的变红了啊！”我配合她的惊喜，夸张地把手伸在她眼前。原本珍珠白的甲面如月晕，指甲缝里倒是有无心插柳的丝红。

不经意间环视着破败的小院子，水槽旁的几丛小桃红姹紫嫣红，引来嗡嗡虫鸣在花间飞绕。一阵风过，浅红轻碧随风轻颤。曾经喧闹的小院子养大了又一个又一个孩子，大人变成了老人，岁月的年轮层层叠叠，只有花开如故。就算没有了小孩子的期盼等待，这小桃红也自顾花开纷纷，落也从容，只是这份自得其乐的天命里，总归有些寂寞。